

尘世浮华·梦之华衣

THE
MIRROR

织梦者

沧月

著

卷一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尘世浮华·梦之华衣

THE
MIRROR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织梦者 / 沧月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5

(镜)

ISBN 978-7-5502-7640-6

I. ①织…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3139号

镜·织梦者

作者：沧月

责任编辑：张萌

选题策划：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周汝琦 余慧

封面设计：80零·小贾

版式设计：黄巧玲

责任校对：绳刚 张新元 曹振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2千字 680毫米×990毫米 1/16 17印张

ISBN 978-7-5502-7640-6

定价：38.8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Contents
目录

云 荒

055	048	037	029	023	016	011	002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神魔	龙战	梦魇	辟邪	转瞬	沉音	萧宅	艾美

128	海的女儿	114	第十四章	103	第十三章	096	第十二章	088	第十一章	080	第十章	075	第九章	066	第八章
第一章		第十五章		红尘		陌路		惊梦		苏醒		梦之卷		归家	
雨城		新生													

Contents
目录

208	200	191	182	175	167	156	145	135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遗赠	海国	夕可死	朝闻道	星祭	遗事	蓝	诸神的聚会	鲛人

Contents

目录

神之右手

218	第一章	黑瞳
226	第二章	刺客
234	第三章	帝王泪
244	第四章	渎神者
251	第五章	冰封祭坛
257	第六章	暗黑破坏神
264	第七章	永垂不朽的诗篇

鏡

云
荒



第一章

艾美

葱茏的树木，在草丛里时隐时现的小径，远处是一栋白色的别墅，别墅上面有一扇美丽的红色雕花窗。推开窗，窗后是……

那一瞬，艾美猛然惊醒。

“当，当，当！”醒来的时候，隐约听见楼下客厅里的钟敲了三下。

“唔……三点……该死的……”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嘟哝了一声，她将脸埋在松软的枕头里，继续睡。怎么这几天老是这个时候醒呢？见鬼，明天还要起来去上早自习呢。

半梦半醒中，脑中定格的是梦的最后一个镜头——红色的窗，窗后是什么？想不起来……模模糊糊地，她又睡着了。

“嗒、嗒、嗒……”忽然间，她听到楼梯上传来轻轻脚步声，非常地规律，在寂静的夜中敲响。她全身一个激灵，眼睛在黑暗中睁大了——小偷？是有小偷吗？

她想挣扎起来打开床头的台灯，然而，手又顿住了，只是凝神细听。

嗒、嗒、嗒……那个轻轻脚步声一直没有停，一直在响着，似乎永不会停止。

“一、二、三、四……”艾美默数着。时间似乎也凝固了，她不停地数着，一口气数到了一百多，那个声音却依旧没有停。冷汗冒了出来，手心一片

凉意。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她家的房子虽然是郊区的排屋，但是也只不过三层而已！

即使从一楼到三楼，也只有四十八级台阶。

嗒、嗒、嗒……那个声音依旧在黑夜中不停地响着，一级一级，却似乎慢慢靠近了。

习惯了黑暗后，依稀辨别出了室内熟悉的陈设。她的手指颤抖着摸索到了床头柜子上的一只Kitty猫的笔筒。塑料硬实的质感握在手中，她忽然有了些微的安心……怕什么？不就是一个小偷吗？然而，她的身子还是不由自主地微微发抖。

无休止的脚步声终于在卧室门外停止。然后，也没有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她却看见了门微微开了一条缝。

“去死！”她想也不想地将手中的笔筒对着门用力砸了过去，声音因为紧张和激动而颤抖，大喊了起来，“小偷，有小偷！老爸老妈，有小偷！”

“乒”的一声，笔筒砸在了门上，开了一线的门轻轻吱呀了一声，关上了。

然而，楼梯对面父母的房里却没有一丝响动。讨厌！为什么都睡得那么死？

她扯着嗓子大喊，手用力摁着台灯的开关，然而居然怎么都开不了灯！冷汗湿透了睡衣，她的眼睛死死盯着卧室的门。然而门没有开，外面也没有声音。艾美有些发怔地坐在床头，侧耳细听，却仍然没有开门出去看的勇气。这一刻的寂静过了很久很久，卧室的门没有再打开。

她舒了口气：看来，那个进来的贼被人发觉以后已经溜了吧？

坐在黑夜里，艾美不知不觉居然又起了浓浓的睡意，身子慢慢下滑，一头栽进了被子。该死，该死的……怎么这么快又困了呢？她嘟哝着，然而却阻挡不住那浓烈至极的睡意。

在重新入睡前，模糊中，她忽然听到了门外传来了一声叹息。

她吓得全身绷紧——在门外！那个人就在卧室门外，一直没走开！

她想再次大叫起来，然而，袭来的睡意是那样出奇地强烈，她一头栽入被子里沉沉睡去了。红色的窗、红色的窗……窗子后面，是什么呢？

在睡去的刹那，脑子里居然还是那样乱七八糟的梦。

“小美，起来起来！上学要迟到了！快点快点快点！已经七点钟了！”早晨，没睁开眼睛，照例先听到了母亲的催促声，一把掀开了她的被子，“起来！早饭已经做好了。”

冷气的侵入让她的神志一清。刹那间，她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昨天晚上的情景，忽然从床上直直地坐起，抓住母亲的手，大叫一声：“老妈！昨天晚上家里进了小偷！你快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

正在给她收拾书桌的母亲白了她一眼：“睡醒没？太阳都晒屁股了，还说梦话。”

“真的有贼！我喊你们了，你和老爸睡得太死了！”艾美不服气地叫了起来，挥舞着手臂来加强自己话语的说服力。然而，她的声音忽然顿住了：那个笔筒……那个Kitty猫的笔筒，居然依旧好好地待在桌子上那个地方！

见鬼……怎么回事……明明昨天晚上……

她坐在床上，怔怔地看着那个昨天半夜被她扔到门上的笔筒——Kitty猫戴了个粉红色的蝴蝶结，笑眯眯地趴在桌上。她一时语塞，头脑一片空白。

做梦吗？原来真的又做梦了……

“清醒了没？可真的要七点了！快快快！”眼前蓦然一黑，原来是老妈将毛衣迎头套下来，不耐烦地催促道，“牛奶都凉了！我先去把它热一下，你快点下楼。”

老妈走开，下了楼。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嗒、嗒、嗒……艾美的神思一时间有些恍惚起来，下意识地数着，一共二十四次响声，然后，传来了母亲到了一楼换拖鞋的窸窣声。

没错，卧室在二楼，应该就是二十四次响声才对……艾美想着，忽然笑了起来。什么呀！真是高三综合征！看来自己真的是睡眠不好了，老是做这种奇奇怪怪的梦。或许，该让老妈将楼下那个座钟换成电子钟，那嘀嗒嘀嗒的声音真是让她神经衰弱啊……

艾美迅速回过神来，用力将头从毛衣中钻出，然后三下五除二地穿好了衣服，跳下了床。她风卷残云般地将桌上堆积的作业本和课本扫进了书包，小心翼翼地确定了一下那本最心爱的小说《长歌》放在了最底层，才一跳一跳地下了楼。

当她跳下第一级楼梯时，她的脚步忽然顿住了。然后，倒抽了一口冷气，慢慢地转过头，看着墙角门边的某处——那里，躺着一片塑料碎片。

粉红色的、Kitty猫头上蝴蝶结的碎片。

“饭盒搁好了吗？午饭我给你准备了尖椒牛柳，小心汁子流出来。”七点零五分，在她准时将自行车从家里那个小花园铁门中推出的时候，依旧听见母亲在后面絮絮不休地叮咛。

海城是个东海边的小城市。她的父母是普通的国家公务员，三口的小康之家在市郊，虽然地价便宜，房子也是一梯一户的排屋，但是离学校却远，每日就算骑车也要将近半个小时。因为父亲喜欢园艺和古董，为了拥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坚持在这里买了幢房子。

“知道了知道了！老妈再见！”背上书包，艾美逃脱般用力一蹬，车子从家门口那条斜坡路上飞了出去。

从家里到学校，二十五分钟的车程是非常紧张的，简直是一分钟都耽误不得。她不敢大意，如往日一般用力蹬着车，穿过那一片绿化林区。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哼起了歌儿。

故作轻松。她也知道自己在极力摆脱方才的回忆——那散落在墙角的碎片明明白白地证明了，昨晚所见到的一切并不是一个幻境！

那是真实的。

然而一想起那个不知从何处走来，一直停留在卧室门外的人，艾美的心里就有森森的冷气。家里的东西一件都没有少，连门都没有开动过的迹象，那个人甚至还替她捡回了扔在门边的笔筒……

究竟是因为什么？艾美一边苦苦思索着，一边沿着道路用力蹬车。

从家里所住的郊区进入小城干道，还需要骑上十多分钟的路。这一路上两边是市郊最大的一条绿化林带，满目的苍翠。这条路十分冷僻，也是每天晚自习以后，她都要找露儿搭伴回家的原因。

露儿的家在绿化带前方不远处，骑车再转两个弯以后就能看见。

然而，艾美却在第一个转弯的地方，撞上了坚硬的实体。

因为对于道路熟悉得可以闭上眼睛，她如往常一样不安分地双手脱把，哼

着歌骑车。所以在意外地看见转弯后路边出现了一个没见过的路牌时，她甚至连刹车都来不及捏，只惊呼了一声便直直撞了过去。

三十秒钟以后，她从地上爬了起来，气呼呼地抬头看那个路牌。

新立的路牌连着一个信箱，还散发着油漆的味道，上面用红色标着“萧宅”两个字。字底下还画了一个箭头，直指林后。

艾美这才惊讶地发现，不知何时林中的草地上已经辟出了一条小径，在酢浆草丛中曲曲折折地通向林中深处。草叶有些歪倒，是有人新踩过的痕迹。

怎么，原来这里已经有了新住户？所以才钉了个新路牌？

真倒霉。艾美从地上扶起了车，盒饭已经打翻了，青椒牛柳的汁子弄脏了她的裙子和书包，膝盖也蹭破了一块。心中的火气腾地冒出来，在跳上车前忍不住抬起脚，狠狠地踢了那个倒霉的路牌一下。

七点十五分了。再也不能多耽搁，艾美揉着膝盖跳上了自行车，继续赶路。

在前方拐弯时，她的眼角无意中瞥了身后一眼——那个路牌旁边不知何时站了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长发女子，正弯下腰来，扶正了那个被她一脚踢歪的路牌。

哦……这个人，就是新来的萧宅女子吗？刚才她该不会看见自己踢她家的牌子吧？

她忽然觉得有些赧然。

晚自习结束是夜里九点整。

“对了，明天一定要记住把最新的《长歌》带来。昨天我看完了第八章，一夜没睡好想着后面如何呢！沉音写的东西真是好看啊。”露儿在这个岔路口千叮万嘱。一路骑着车回来，两个女孩都在议论着这本书，一直说到了家门口。

《遗失大陆》是近十年来最畅销的一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云荒”的大陆上的种种故事。它架构庞大，设定繁复，气势恢宏，在文学性和商业性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而第一次架构起了东方体系的奇幻模式。十年前开始连载，已经出到了第五卷，至今畅销不衰。除了书籍出版，它同时也被改编成了动漫和影视作品，真是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就连已经逼近高考的艾美和周露儿，也无法抵抗这部小说的魔力，在课余

偷偷追着连载看，然后私下分享体会。艾美家里订阅了连载《遗失大陆》的杂志《幻想》，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传播最新剧情的人。

“好啦好啦，后天周六，我去你家做功课的时候顺便把新连载带给你。”艾美一口答应，小小的心里有一种优越感，笑嘻嘻地说道，“小丫头，小心你妈知道你复习偷看小说，打死你。”

“嘻嘻，才不会呢，我爸妈也是《遗失大陆》的书迷。”周露儿却有恃无恐地笑着。

艾美扁扁嘴。唉，为什么自己的父母从来不看《遗失大陆》呢？如果像周露儿那样把父母拉到同一阵线来，自己也不用偷偷摸摸地看了。但说起来奇怪，既然父母都不看《遗失大陆》，为什么还要每个月都订阅《幻想》杂志呢？

越想越觉得纳闷，艾美有些闷闷不乐地告别了周露儿，继续前行。

两个女孩分开的时候，是九点二十五分。往前再骑五分钟，就马上可以到家了。

在转过那一个路口时，艾美愣了一下。林间小径黯淡的路灯下，她又看见了那个新漆的路牌——随着道路的起伏，空了的饭盒在自行车篮里嘭嘭地响着，她的裙子上还留着牛柳的肉香。在路过那个岔道口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放缓了车速，转头看了一下那个路牌。

萧宅。

还散发着油漆味的路牌上，那个箭头指向林中深处。密密的树林背后，依稀能看见有灯光明灭不定。夜风缓缓吹来，在路牌前刹车的艾美内心忽然有种奇怪的冲动，想一直沿着那个方向，走入小径的深处去看看。

她一直是个大胆而充满了活力的女孩子，正直而热情，眼睛里面没有任何的阴暗。

在路灯下锁好了车，艾美拎起书包踏上了小径。如今只是四月，酢浆草没有到开花的季节，风里充溢着淡淡的木叶清香，她走在林间小径上，铺满了酢浆草的路踩上去软软的，没有一丝声响。

“小姑娘，你好啊！”刚刚走入那一片林子，忽然听到有人在幽暗的林间招呼了一声。即使大胆如艾美，也禁不住吓了一跳，几乎叫出声来。

艾美睁大了眼睛，想在昏暗的树林里看清楚这个女子到底在何方。这时，

似乎老天也帮了一次忙，云破月出，皎洁的月光从林间直洒下来。

在那一刻，长长的裙角飞扬起来，艾美看见了坐在木槿树上的紫衣女子。

月明林下美人来。

即使是一个月以后，关于萧宅的所有记忆都成为模糊的碎片，艾美依然为初遇她时她的美丽而震惊。

那一刻的月光下，紫衣女郎藏身在斑驳的光影中，垂下的双足轻轻晃荡着，树叶的阴影掩饰了她有些过于苍白的脸色，看起来轻灵而曼妙。月光在她的紫衣和长发上水一般地流动，她脸上有一种魔性的美。

“小姑娘……半夜三更的，跑这里来干吗？”紫衣女子从树上跃了下来，落在草地上，看了看愣在一边的艾美，嘴角忽然泛起了调侃般的微笑，“今天是不是你撞坏了我的邮箱？”

艾美讷讷不知所对，脸腾地红了。

“嘻嘻，看把你吓的。我也不是来问罪的。好啦，我回去写书了。”见对方不回答，紫衣女子再度打量了她一番，仿佛确定了什么，眼神一亮，沿着小径跑开来，对她招招手，“有空来坐坐，我家在林子后头的河边。”

跑了几步，仿佛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说道：“对了……我叫萧音，小姑娘你呢？”

“我……我叫艾美。”她的笑容里有璀璨的光辉，让艾美看得出了神，结结巴巴地回答。紫衣女子笑了笑，顺着小径跑进了林子深处。

那里，透过密密匝匝的树叶，依稀可以看见一盏昏黄的灯火。

小姑娘？那个人也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吧？艾美站在林子里，有些不服气地想着，那个萧宅里的女郎，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对不起……请问你有看见一个穿紫衣服的女子吗？”

在艾美走回到路灯底下时，身后忽然有一个声音响起。她吓了一跳，俯身去开自行车锁的手颤了一下，没有插进锁孔里。直起身子回头看去，只见几米开外的小径上不知何时已经站了一个男子，穿着套头的休闲毛衣，手里拿着一沓稿子模样的东西，问她。

“你说的是这个萧宅的人吗？”艾美怔了怔，顺手指了指身边路牌上的

字样。

男子的目光转向路牌，只是看了一眼，便点了点头。他站在几米外路灯正好照不到的地方，所以看不大清楚面貌，只依稀让人觉得颇为英俊，陷在阴影里的眼睛深邃沉静。

“她刚回去了。”艾美回答了一句，已经打开锁，推出了车子——真是奇怪，回家这一段路本来很少有人走过的，而今晚却一连碰到了两个陌生人。

“谢谢。”男子只是点了一下头，艾美便跳上车用力蹬了出去。

前面都是直路，五分钟就能骑到家里。

如果她那个时候回过头，她便会看见，路灯下那个陌生的男子一直站在那里，注视着她的背影，眼睛里的光芒变得极为怪异。

然而，因为想着来不及做作业了，她只是一口气往前用力蹬车，并没有回头。

“你又自顾自跑出来了？万一遇到意外怎么办？”幽暗的树林中，男子的声音再度响起，冷淡地责备，“沉音，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现在肩负着织梦者的重任，没有我陪同不可以随便离开别墅！”

“我只是想看看那个女孩子嘛……我知道她是个学生，晚自习下课就要路过这里。你为什么对我新的织梦者一点儿都不热心呢？”那个女子嘟囔了一句，却眼睛发亮，一把抓住了身边的人，“辟邪，你也看到了？是她吧？她就是接替我的下一任织梦者，是我们要找的人！”

“再看看吧。哪有这么容易就确定。”男子却似没有热忱，只是淡漠地应了一声，声音忽然严肃起来，“沉音，以后没有我的陪同，再也不可以随便乱走了！你每天要写五千字才能维持云荒的一日生存，不可以再乱来了。”

“嘻……又凶我。今晚我回去熬夜写好啦，一定不会耽误进度的——做牛做马十多年了，被你盯得死死的。”那个女子微微笑着，口气却是无所谓，“剩下的时间也不过三个月了。三个月一到，你再也管不了我啦。”

“沉音。”暗夜里男子忽然叹了口气。

“嗯？”女郎穿行在暗夜的密林里，头也不回地问，“怎么？”

一只手忽然拉住了她的小臂，用力地把奔跑的她拉了回来。她踉跄着跌

入身后男子的怀抱里，惊呼：“辟邪，你干什么？再发疯，我今晚不写了！你……”

话没有说完便被打断。紫衣女郎惊得忘了挣扎，只是定定地看着这个忽然间做出如此反常举动的人，眼睛里流露出不可思议的震惊。然而那样冰冷的怀抱里，却忽然有绝望如火般燃烧。那样冰冷的火竟似可以燃尽所有壁立的屏障，一瞬间她忽然无法说出一句话来。

“只有三个月了……沉音！怎么办呢？”男子的手用力而战栗，声音也第一次出现了难以控制的颤抖，“我爱你。”

那一晚回家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所以也比平日晚了半个小时才对付完堆积如山的作业。等到熄灯就寝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想着晚上碰见的一男一女，艾美的神思渐渐迷糊过去。

凌晨三点钟，艾美依旧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嗒嗒地由远而近。

早上醒来，她终于忍无可忍地提出，要母亲将楼下客厅里的座钟换掉。